

七 范 劍 二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七

七
绝
剑
二



三一 秦淮花舫

行约半个时辰，到了秦淮河畔。

雷飞直登上一艘泊靠岸边的小舟，行入舱中。

李寒秋随后入舱，只见舱中布设简陋，除了渔具之外，再无他物。

雷飞放下包裹，笑道：“今后咱们就暂住小舟之中如何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这小舟难道是没有主人么？”

雷飞道：“自然有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那舟主何在？”

雷飞一指鼻子道：“就是兄弟。”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这舟中原有祖孙两人，靠此小舟，捕些鱼虾糊口，兄弟已经把此舟买来。”

这时，太阳已然下山，夜幕低垂，已到了掌灯时分。

雷飞行出舱外，拿起竹篙一点，小舟立时向河心行去。

华灯初上，秦淮河中，正是夜市开展时光，只见四面画舫上，纷纷挑出纱灯，弦歌声动，游人渐增。

雷飞却把小舟驶向一处僻静的角落，停了下来，低声说道：“秦淮河畔，风月无边，乃江南有名的好玩去处，待会儿花市热闹时，咱们更应一游。”

李寒秋摇摇头，道：“兄弟从不涉足风月，不游也罢。”

雷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难得的很，少年人能够避忌风月，的确是令

人佩服。”语声一顿，低声接道：“李兄弟年纪轻我甚多，此刻咱们又是祸福与共的处境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是的，雷兄如愿折节下交，称我兄弟就是。”

雷飞点头笑道：“好，咱们就此一言为定。”伸手指着一艘巨型花舟说道：“那艘金碧辉煌，高挑四盏巨型走马灯的巨舟，兄弟瞧到了吧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瞧到了。”

雷飞道：“江南双侠，曾于今日午后，轻装登舟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这两人都是年过半百的人，难道还留恋风月？”

雷飞道：“就算他们喜爱此道，但此时此刻，也难有那份心情啊！”

李寒秋道：“那他们登上花舟为何？”

雷飞道：“这就是叫人疑心之处了，何况，午后时光，正是舟中歌女午睡养神时刻。”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如若那舟中不是住着一位身份高过江南双侠的人物，就是江南双侠约人在那舟上交谈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雷兄之意呢？”

雷飞道：“因此，咱们得设法混上船去瞧瞧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如何才能混上船去呢？”

雷飞道：“只有一个办法，咱们改装成寻欢客人，登上船去。”

李寒秋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是别无良策，那就只有如此办了。”

雷飞道：“此刻时光还早，咱们坐息一刻，再去不迟。”

李寒秋忽然想到了那封书信，说道：“小弟心中有一件事，不知当不当问？”

雷飞道：“可是关于那封书信的事么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不错，但如雷兄有碍口难言之处，兄弟也不便多问。”

雷飞淡淡一笑道：“兄弟看到了那面银牌上的花纹么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看到了，一面画龙，一面雕凤。”

雷飞道：“你可知晓那银牌来历么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小弟不知。”

雷飞道：“那银牌上的龙凤，代表着两个人，江湖上称他们龙凤双

剑。那封信，是我一个朋友偷了他们一面龙凤标帜银牌，送给我，必要时可以派派用场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是偷人家的？”

雷飞道：“我被人称作神偷，如若不交几个会偷的朋友，岂不是白白被人叫了神偷之名么？”

李寒秋知他说的半是笑话，半是实情，一时间很难想出适当的措词回答，半晌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那龙凤银牌，有何作用呢？”

雷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作用很大，如能用得时地适当，将使人误会那龙凤双剑也到了金陵，这对江南双侠等人，将会起着一种强烈的吓阻作用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龙凤双剑的声名很大了？”

雷飞道：“龙凤双剑的威名，虽然很大，但他们已经息隐甚久，近年中江湖上很少听到他们之名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至于那封书信，只是说明一些金陵内情变化，说出咱们处境的险恶。”

他似是言未尽意，但却突然住口不言。

李寒秋不便再行追问，改变话题，道：“今后咱们可就是真要住在这艘小舟之上么？”

雷飞道：“江南双侠耳目遍布，各大门派的高手云集，不只咱们行动引起了他们怀疑，金陵城中所有的武林人物，都在相互地猜忌、监视，似是在追寻什么，随时可以爆发出一场激烈的火拼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咱们避上这小舟的用心，可是想逃避这场冲突么？”

雷飞道：“这只是我的用心之一，但并非主要。”雷飞接道：“在未了然他们的企图之前，我们不能卷入这场冲突之中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几经观察研判之后，发觉江南双侠的发号施令之处，就在这秦淮河中的花舟之上，这不但出人意外，而且也极为可疑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雷飞道：“金陵方秀，为何不在方家大院中发号施令？那里戒备森严，乃是经过他数十年苦心布置经营之地，却跑来这秦淮河中的花舟之上呢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用心在诱人坠入歧途。”

雷飞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在这花舟之上，住着一个身份地位都高过江南双侠之人，江南双侠，不得不移樽就教，向他请示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不错。”

雷飞道：“我亲眼看到江南双侠登上那艘大船，因此，咱们要上去查看一下。不过，此行很冒险，说不定会引起一场恶斗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咱们装作赏花游客，登上花舟，不和他们冲突就是。”

雷飞缓缓说道：“忍耐工夫，言来虽易，行之却难。如若那花舟之上，确是隐居着比那江南双侠身份更高的人物，其防守必极森严，那舟上的人亦必是观察入微的厉害人物，不论咱们化装成何等形貌，亦必将为人瞧出破绽，那就要靠忍耐工夫应付了。”

李寒秋点点头，道：“小弟记下了，一切事均由雷兄作主就是。”

雷飞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到那花舟之上瞧瞧吧！”

当下把小舟摇向百丈之外一处隐密所在，打开包裹，取出两套人皮面具，道：“李兄弟，戴上这个，咱们此去，只是观察内情，不可莽撞从事，凡事多多忍耐，不能轻露锋芒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

雷飞又取出两套衣服，两人换过，悄然登岸，绕向那巨舟行去。

雷飞为了掩饰自己行踪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才混入行人群中，行向花舟。

这时，花市正闹，行人往来，有如穿梭。

雷飞走下岸来，直登上那艘巨大花舟。

李寒秋不知自己戴上那人皮面具后，是一副什么样的容貌，但见雷飞却是位四旬上下的书生模样，加上一身蓝衫，很像一个落第秀才。

那大船上，管弦檀板，正传出婉转的歌声。

李寒秋抬头看去，只见那花舟纱灯上，写着“玉美舫”三个大字。

两人一踏上“玉美舫”，立时有一个龟头迎了上来，欠身说道：“两

位来得正好，小舫上只有一间西阁了。”

雷飞动作老练地一挥手，道：“带路吧！”

那龟头带两人行过红毯铺设的廊道，行入一间小室之中。

李寒秋初登花舟，留心打量了一眼，只见这艘花舫，长约四丈，宽约两丈有余，舟尾处是厨房，中间木板隔成一间间的小阁。

雷飞当先行入那小阁之中，入了座之后说道：“我们兄弟初到金陵，久闻秦淮花舟之名，今日特来游赏。”

那龟头约二十四五，面目俊秀，眼神充足，未语先笑，神态极是和善，但在老江湖雷飞却已瞧出是一位身具武功的高手，只见他应道：“你老实是眼光独到，初履金陵，就找上了我们‘玉美舫’，本舫酒美人艳，在秦淮花舟中首屈一指，不知你老点几个菜？”

说着话，从袖中抽出一份菜单，双手奉上。

雷飞摇摇手，道：“不用看了，你替咱们选几样精美佳肴，两瓶陈年花雕，找几位通达诗书，善弦能歌的姑娘就行了。”

那龟头欠身笑道：“你老放心，小的保管两位满意就是。”转身出室而去，随手带上房门。

雷飞低声说道：“李兄弟，这人不是等闲人物，我们能瞧出他，他亦能瞧出我们，咱们要小心一些才是。”

李寒秋点点头，道：“不知何许人物，竟然隐藏花舟之上？”

雷飞接道：“这地方才能藏龙卧虎，耳听八方。”

只见木门呀然，一个身着红衣，头挽宫髻的少女，怀抱琵琶，走了进来，欠身说道：“贱妾玉嫦。”

雷飞呵呵一笑，道：“玉嫦，好香艳的名字啊！”

玉嫦微微一笑道：“堕落风尘的薄命人，还望两位客爷，不嫌丑俗。”

雷飞道：“姑娘貌如春花，叫人一见难忘，快快请坐。”

玉嫦轻移莲步，紧依雷飞身边坐下，道：“酒菜未到之前，可要贱妾先行献丑一曲？”

李寒秋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不讲话，一切都让那雷飞作主，只是

暗中打量了玉嫦两眼，觉着她眼神充足，似是习练过武功的人。

但闻雷飞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玉嫦姑娘在这玉美舫中，时日很久了么？”

玉嫦道：“不足三月。”

雷飞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无怪在下看姑娘全然不带一点风尘气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三月之前，姑娘居住何处呢？”

玉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堕落于风尘的女人，都有一段心酸血泪，不说也罢。”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好一个利口丫头，只怕雷飞这一次遇上劲敌了。”

忖思之间，龟头已然率人送上酒菜。

雷飞挽起酒壶，先替那玉嫦斟满了一杯酒，然后自斟一杯，道：“姑娘请啊！”

玉嫦缓缓放下琵琶，伸出雪白的玉腕，替李寒秋也斟了一杯酒，道：“贱妾借花献佛，先敬两位一杯。”当先一饮而尽。

雷飞也举杯而干，笑道：“玉嫦姑娘入舫三月，但不知是否已破过身子？”

那玉嫦虽然老练，但也被雷飞这等单刀直入的问法，问得满面通红，垂下头去，说道：“贱妾尚是处子之身。”

雷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可惜啊！可惜。”

李寒秋心中大为奇怪，忖道：“人家还是好姑娘，应该替人家恭喜才是，连叫可惜，是何用心呢？”

只听雷飞接道：“在下和一位朋友有约，不能在金陵多留，明晨就要离此了。但姑娘花容玉貌，世间难得一见，在下这份想念之情，实是刻骨铭心，难以忘去。”

玉嫦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还未请教大爷尊姓？”

雷飞道：“区区姓田。”

玉嫦道：“原来是田大爷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看田爷神情，颇似位不苟言笑的人物，但听田爷的甜言蜜语，却似是一位久年在风月场中打

滚的猎艳能手。”

雷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言重了。”

笑声未住，木门又呀然而开，一位绿裙白裳，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，缓缓行了进来。

玉嫦微微一笑，目光投注到李寒秋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位大爷贵姓啊？”

李寒秋打定主意不说话，但此刻却无法再糊涂下去，只好应道：“在下姓张。”

玉嫦目光转到绿裙白裳少女身上，道：“玉昭妹妹，快过去陪陪那位张爷。”

玉昭嫣然一笑，缓步行到李寒秋身侧坐下。

李寒秋只觉这位玉昭姑娘穿着十分朴素，忍不住转头望了一眼。

三二 宝珠美人

只见她淡扫蛾眉，瑶鼻樱唇，秀丽中别有一股清雅之气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似此等人物，怎会沦落到风尘之中呢？”

只见玉昭端起面前酒杯道：“贱妾奉敬一杯。”

李寒秋也端起酒杯，略一沾唇，道：“在下素不善饮，姑娘不要见怪。”

玉昭道：“张爷既不善饮酒，贱妾怎敢勉强。”言来语声清脆，温婉有礼。

雷飞端起酒杯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这位伙计，一向是腼腆，又不善饮，来来来，在下奉陪姑娘一杯如何？”

玉昭举杯说道：“贱妾亦不善饮。”

雷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姑娘和我这位伙计，倒可配成一对了。”

玉昭粉颊上泛起两片红云，垂首不言。

雷飞笑道：“姑娘如此害羞，怎能在花舟上侍客？”

玉嫦接道：“玉昭妹妹来此不过三日，自是难免害臊。”

雷飞目光转到玉昭脸上，道：“姑娘由何处来？”

玉昭抬头道：“贱妾世居杭州。”

雷飞道：“好地方，青山绿水，人杰地灵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姑娘怎么到这‘玉美舫’来呢？”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究竟还是老姜辣，言笑之中，暗探虚实。”

玉昭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家父经商失败，债主盈门，贱妾上无兄长，下无弱妹，不忍看父母愁眼相对，自愿卖身到此。”

雷飞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长长吁一口气接道：“姑娘容貌如此，日后必将名噪秦淮。”

玉昭道：“薄命弱女子，卖身报亲恩，从此风尘沦落，哪还有出头之日。”

雷飞道：“怎么？姑娘可是不愿在风尘之中，逐鹿名利？”

玉昭道：“倚门卖笑，泪珠暗弹，贱妾略读诗书，岂有甘心沦落风尘之理。”

雷飞道：“如若在下愿为姑娘赎身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
这句话大出了玉昭意料之外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贱妾得觞主垂青，赐掷两百两银子。”

雷飞道：“两百两银子，区区还拿得出，但不知姑娘心意如何？”

玉昭道：“隆情厚谊，贱妾永铭肺腑。”

雷飞道：“那是姑娘不愿意了？”

玉昭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怎好让大爷如此破费？”

雷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姑娘不用多想了。”

玉昭蹙起柳眉，道：“慢着。”

雷飞正要招呼龟奴，闻言而住，回目说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李寒秋只看得心中暗自好笑，忖道：“雷飞做作逼真，玉昭倒是有些害怕了。”

但闻玉昭说道：“大爷替贱妾赎身之后，不知如何对待贱妾？”

雷飞道：“在下送姑娘返回原籍，和父母团圆。”

玉昭道：“这话当真么？”

雷飞道：“字字真实。”

玉嫦突然接口说道：“看起来，田爷真是一位大大好人了。”

雷飞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玉嫦姑娘夸奖了。”

玉嫦道：“贱妾也早厌倦风尘，不知田大爷可否慈悲，也替贱妾赎身？”

雷飞皱皱眉，道：“玉嫦姑娘可也为报亲恩，卖身到此么？”

玉嫦道：“风尘沦落，倚门卖笑，难道还有人心甘如此么？”

雷飞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玉嫦姑娘自然不是，但在下却是眼见甚多自甘下贱，留恋娼门的。”

玉嫦脸色一变，冷冷接道：“当着贱妾等之面，田大爷不觉得言词间伤人太重么？”

雷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已经事先说明，玉嫦姑娘除外。”

玉嫦道：“玉昭呢？‘玉美舫’上，数十位沦落风尘的姊妹呢？难道她们都是如你田爷所说，自甘下贱么？”

雷飞道：“姑娘言重了，在下和张兄来此取乐，酒后难免失言，就算有着对不住姑娘之处，还望海涵一二。”

玉嫦笑道：“田大爷言重，卖笑弱女，怎敢生你们有钱大爷的气。”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这两人半真半假，不知要闹到何等结局？”

但闻玉昭柔声说道：“玉嫦姊姊，妈妈说得好，天下没有不是的客人，姊姊怎能和田爷词锋相对呢？”

她说话声音，十分柔细，但玉嫦却听得大为紧张，端起酒杯，说道：“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田大爷大量大度，想不致生我们一个卖笑女子的气了。”

雷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在下也有失言之处。”

心中却是暗暗忖道：“看来，这玉昭的身份高过玉嫦很多了。”

但见玉嫦端起酒杯，道：“田大爷，贱妾敬你这杯消气酒，如何？”

雷飞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在下敬姑娘。”

两人对饮了一杯酒，玉嫦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田爷、张爷请稍坐片刻，贱妾去去就来。”

雷飞道：“姑娘请便。”

玉嫦欠身一礼，缓步而去。

雷飞目光转到玉昭脸上，道：“此刻，只余姑娘一人，咱们可以谈

谈了。”

玉昭道：“谈什么？”

雷飞道：“谈谈姑娘从良之事。”

玉昭道：“我卖身报亲恩，卖笑偿欠债，看上去虽有些自甘下贱，但我心中尚安。但如田大爷花费数百两纹银，替我赎身，使我母女团圆，但这份隆情厚意，叫贱妾如何报答呢？”

雷飞道：“在下一生中很少做过好事，偶而做一两件，有何不可？姑娘不用推辞，咱们一言为定了。”

玉昭缓缓说道：“贱妾虽只得两百纹银之助，但如田大爷要赎我之身，恐非两百两银子不能办得到了。”

雷飞道：“这个，在下晓得。”

玉昭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使贱妾难以放心。”

雷飞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玉昭道：“你赎了贱妾之身，贱妾自然要随同你走了。”

雷飞道：“姑娘可是有些害怕么？”

玉昭道：“贱妾看田大爷也是风流人物，如是中途改变了心意，要带贱妾他去，那时，贱妾是答不答应呢？”

雷飞道：“姑娘这般多虑，也是应该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咱们先和贵舫中力能担当之人谈谈，再作主意如何？也许他开价太大，在下无能为力呢？”

这最后几句话，说得声音很大，似是有意让人听到。

玉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？田爷可是想打退堂鼓么？”

雷飞举手互击了两掌，道：“有人在么？”

但见木门轻启，一个龟奴快步行了进来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大爷有何吩咐？”

雷飞道：“贵舫主在么？”

龟奴欠身说道：“这个小的不知，要去瞧瞧才成。”

雷飞道：“那就有劳了，如若贵舫主不在，找个能够当家的人，到此也是一样。”

那龟奴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片刻功夫，带着一个三旬左右、身着淡青长衫的中年，缓步入室。

李寒秋瞧来人一眼，精悍之气，一望即知，是一位精明难斗的人物。

只见那长衫中年一抱拳，道：“哪位大爷召见兄弟？”

雷飞道：“阁下可是舫主？”

那淡青长衫中年欠身笑道：“舫主不在舟上，有什么事，对兄弟说也是一样。”

一面说话，目光疾快地扫掠了雷飞和李寒秋一眼。

雷飞道：“此事十分重大，贵舫主不在，只怕阁下难以作主？”

青衫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舫主交待在下，他如不在舟上，一切都由在下担当，大爷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就是。”

玉昭突然接着说道：“这位大爷想替我赎身。”

青衫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替你赎身？”

雷飞道：“不错，玉昭姑娘清雅秀丽，不似风尘中的人物，如沉沦风尘之中，未免太可惜，是以在下想替她赎身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但贵舫主不在，说了也是枉然。”

那青衫中年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敝舫主既然交待小可，小可倒可作得几分主意。”

雷飞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是敢承当这件事了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自然是敢承当了。”

雷飞道：“那很好。”望了玉昭一眼，接道：“不知如何一个赎身法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在商言商，这位玉昭，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做上五年生意，小可算他五年，不算多吧？”

雷飞道：“你说下去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以玉昭姑娘之美，不怕遇不上怜香惜玉的人。”

雷飞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破瓜之资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吧？”

雷飞道：“好，你不妨估计一下，说一个数目给我听听。”

那青衫人闭上双目，口中喃喃自语一阵，睁开双目道：“三千两银子，不算多吧？”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好狠的心肠，他们用两百银子买了她来，不到三月，赎身之资，竟要三千两银子，这真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了。”忽然间心念一转，暗自责道：“这些女子，个个神光内敛，分明不是普通人物，雷飞这等行径，必有用心，我怎能把她当普通女子看待。”

当下暗中运气，准备应变。

但闻雷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以玉昭姑娘之美，三千两银子，并不算贵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们这‘玉美舫’中，可有识货之人？”

那青衫人应道：“要识什么货？”

雷飞道：“自然是明珠宝玉了。三千两银子，虽然不多，但在下也不能带着三千两银子在身，只有明珠宝玉，估值成交了。”

青衫人打量了雷飞两眼，道：“明珠宝玉，固是价值连城，但那是王侯、豪富搜集之物，我们作生意的，却是不敢收受。”

雷飞一皱眉头，道：“照阁下这等说法，你们要三千两银子，那是硬碰硬的要三千两银子了，黄金、明珠一概不成？”

那青衫人似是被问得没有了主意，目光却投注在玉昭的脸上。

李寒秋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好啊，这丫头看来身份不低，很多人都要看她眼色行事。”

只见那玉昭一扬柳眉儿，望了在旁侍候的龟奴一眼道：“快去请帐房先生。”

那龟奴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雷飞目光转到玉昭的脸上道：“姑娘，看起来，咱们这笔生意八成是成交定了。在下的诚心相助，姑娘又有意跳出火坑，但在下看那人神色，却是不愿放你姑娘呢。”

玉昭婉然一笑，道：“贱妾到此之后，‘玉美舫’夜夜客满，因此，他们都认为是贱妾带来的运气，因此对我很好。”

雷飞道：“有这等事，那是难怪了。”

玉昭竟是经验不足，看那雷飞替自己赎身之心，似是十分坚定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因此，贱妾看他们不会放我，但你田大爷这份好意，贱妾是感激不尽。”

雷飞哈哈一笑道：“姑娘愿意离此，在下愿意出钱，还有什么作难之处呢？难道‘玉美舫’是化外之区，不受王法管辖么？”

玉昭淡淡一笑道：“田爷说得是。”声音突然转低，接道：“作这烟花生意的人，哪有好的？田大爷出门在外做买卖，犯不着和这等土混子结仇。”

雷飞笑道：“可惜在下有一种怪病，想到的事，非做不可，直到硬是行不通时，才肯回头的。”

玉昭缓缓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田大爷倒是位见机而作的人了。”

那龟奴走了之后，那青衫人却仍站在室中一角，此刻却突然接口说道：“玉昭姑娘认识在下么？”

玉昭抬头瞧了那青衫中年一眼，道：“见过几面，但却不知阁下在‘玉美舫’中身份。”

青衫中年说道：“在下到此不久，难怪玉昭姑娘不知，在下受舫主之聘，在‘玉美舫’中担任着掌柜之职。”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如是在下作不了主的事，量那帐房先生也难作主。”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这人既是作主，怎的适才不肯挺身而出，代作决定，那是分明想借这一段时间，观察我们了。”

雷飞目光转到那青衫中年脸上，道：“阁下提出三千两银子，却又暗中授意龟奴，不受明珠、宝玉，那是存心不想作这笔生意了？”

青衫中年道：“咱们做生意的，最怕受骗，你田大爷随身带有价值三千两银子以上的珠宝，必然是大行家。如是你田大爷给了咱们一颗不值钱的明珠，咱们岂不要血本无归？舫主责问起来，在下如何交待？”

雷飞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也作不了主，我们还是请帐房先生来吧！”

青衫中年道：“咱们帐房，出身朝奉，对珠宝辨认之能，自是天下难及，等他到此之后，而阁下身上又确有价值三千两银子以上的珠宝，这次生意的成交，希望很大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龟奴已带着一个六旬以上、长衫瓜帽、戴着老花眼镜、颌下留着花白长髯的老者，缓步行了进来。

青衫中年一挥手，道：“霍先生，在下记得你有能辨识珠宝？”

那霍老先生欠身应道：“是的，大掌柜，不论什么样的珠宝，一入我之手，小老儿立可辨识出它的价值。”

青衫中年道：“那很好。”目光转到雷飞脸上，道：“田大爷，你有什么值钱的珍珠、宝玉，现在可以拿出来了。”

雷飞缓缓伸手，探入怀中，摸出一颗猫眼大小的明珠，道：“霍老先生，这颗明珠，价值几何？”

霍老先生接过明珠，仔细瞧了两眼，道：“太名贵了，小老儿无法给它评价。”

青衫中年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怎么无法定价呢？”

霍老先生推推眼镜道：“这颗明珠的价值，十万两银子不多，百万两银子也不算吃亏，这等奇货，小老儿如何评价？”

那青衫中年啊了一声，道：“这等名贵么？”

伸手取过宝珠，托在掌心，凝目瞧去，只见珠中霞光隐隐，不停闪动。纵然外行人，也瞧得出这是一颗宝珠。

青衫中年望了玉昭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可愿意跟这位田大爷去么？”

玉昭道：“贱妾全凭舫主之命。”

青衫中年冷冷说道：“舫主未舫中时，我就是舫主。”目光转到雷飞脸上，道：“你这颗明珠，要算好多银子？”

雷飞道：“阁下准备出好多呢？”

青衫中年道：“不论田大爷这颗明珠值好多钱，咱们都无法找回银子给你。”

雷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也许诸位觉着这颗明珠，价值很好。但在下眼中，却认为玉昭姑娘之美，尤过这颗明珠。”